

责编/乐建中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张靖宇『神话之鸟』的
传奇

□李正平



在东海之滨宁波象山的一个小岛——铁墩岛上，生活着一种被称为“神话之鸟”的生物，它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、世界自然保护联盟“极危”物种、曾经被认为是已经绝迹而又起死回生的中华凤头燕鸥。

“神话之鸟”自有它的神奇之处。

中华凤头燕鸥第一次被人类记录，已经是160多年前的事了。1861年一个叫伯恩斯坦的人，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小岛上，首次采集到中华凤头燕鸥标本。经鸟类学家鉴定，这是一个新发现的物种，于是便被命名为伯恩斯坦燕鸥。随后人们又在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泰国等地零星采集到标本。但采集到最多的，还是中国境内的沿海地区，于是就改名为中华凤头燕鸥。

但不知何故，中华凤头燕鸥却越来越稀少，并渐渐走向灭绝的深渊。上世纪最后一次被证实存在于世，还是1937年。当时，动物学家在青岛外海的岛上采集到中华凤头燕鸥的标本，但此后，这个神秘的物种就忽然在地球上消失了，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仿佛它从来就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。

奇迹出现在2000年。一位摄影师在马祖列岛拍摄影像时，发现其中一只燕鸥羽色偏白，原以为是曝光问题，后经反复对比最终确认，这正是消失长达63年的中华凤头燕鸥。它失而复得犹如“神话”再现，一时震动鸟类学界。不过，让人悲观的是，马祖列岛发现的中华凤头燕鸥仅有12只。据估测，当时全球数量不足50

只，处于极度濒危状态。也正因为少之又少，踪迹神秘，被称为“神话之鸟”。

夏日一个晴朗的早晨，我们在象山的松兰山码头登船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航程，终于来到了铁墩岛。这个韭山列岛中的无人小岛，突兀地矗立在茫茫大海之中，如果不是因为岛上生活着一群“神话之鸟”，也就和周边大大小小的荒岛一样无人知晓。小岛东西长200多米、南北宽100多米，岛上除了茂密的五节芒草，就是陡峭的礁石。交通船直接贴着礁石停靠。我们在船员的帮助下，从起伏不定的船头跳上礁石，攀上小岛，然后沿着草丛中的羊肠小道登上山顶，来到一人多高灌木和荒草掩映中的瞭望小屋。令人非常惊奇的一幕展现在我的眼前，只见山坡上一块较为平坦的沙石地上，密密麻麻停着几千只燕鸥，除了响彻耳畔的叽叽喳喳叫唤声，就是鸟群不断地翻飞起降，犹如彩蝶般在海天间飞舞，蔚为壮观。而在这忙碌喧闹的鸟群中，经工作人员指点，我终于见到了神往已久的中华凤头燕鸥。

在这块不大的燕鸥栖息繁殖地中，绝大多数是大凤头燕鸥，中华凤头燕鸥在其中就显得凤毛麟角。中华凤头燕鸥与大凤头燕鸥外形相似，只是体型稍小，毛色偏白，一般较难分辨。但有一个明显的特征，就是中华凤头燕鸥的喙尖有一段是黑色的，也被称为黑嘴端燕鸥。它有着标志性的凤头，洁白的羽毛，黑色的喙尖，燕子般分叉的尾巴。难怪人们这么喜欢，怎么看都是一个非常美丽高雅和充满吉祥喜气的物种。

鸟的传奇让人惊叹，而保护的传奇也让人叹服。

2004年，刚刚成立的韭山列岛自然保护区管理局，邀请专家学者开展海岛动植物资源调查。调查队先用一年多时间，陆续完成了舟山群岛1300多座岛屿的生态调查工作，却始终未能看见那个神秘的身影。在象山韭山列岛，调查队又察看了70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，同样一无所获。

转机的出现看似偶然，其实也是必然。2004年8月1日是调查的最后一天，调查队在大雾中艰难地登上一座名为将军帽的小岛，竟看到漫天的燕鸥盘旋在天空。而岛上布满鸟蛋，大约2000个，一对燕鸥一个蛋，就有4000只大凤头燕鸥。调查队在其中竟然数出了约20只中华凤头燕鸥。这意味着，象山是“神话之鸟”的又一个繁殖区。但兴奋尚未完全平复，一周后，先后两场接踵而至的台风，把岛上的鸟蛋一扫而空。之后两年，韭山列岛再也没有发现中华凤头燕鸥的踪迹。一直到2007年6月，8只中华凤头燕鸥和2000只大凤头燕鸥再次回到将军帽岛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就在护岛船夜回大岛补充物资的间隙，上千个鸟蛋又被人偷得荡然无存。

转机再次出现在3年后。2010年，象山县联合浙江自然博物馆等单

位，举办了首届海鸟保护暨海洋保护区管理国际论坛，主要议题就是保护与繁殖“神话之鸟”。在这次论坛上，一位美国专家介绍了已多次成功应用的人工招引海鸟技术，为保护中华凤头燕鸥提供了思路。与此同时，象山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“护岛爱鸟”专项行动，有力打击了破坏自然资源的不法行为，也遏制了在保护区进行非法生产活动的行为。

又经过3年的酝酿准备，2013年5月，保护区联合浙江自然博物馆、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开展中华凤头燕鸥监测与招引项目，通过在铁墩岛上放置模型、播放鸟鸣，吸引燕鸥前来繁殖。然而，从5月到7月，整整70多天，没有看到一只中华凤头燕鸥。就在大家心灰意冷准备撤走时，上千只燕鸥飞临上空盘旋，用望远镜细看，竟然找到4只中华凤头燕鸥。这一年，共有19只中华凤头燕鸥和3300只大凤头燕鸥在岛上产卵，孵化出两只中华凤头燕鸥和一千多只大凤头燕鸥。从此，铁墩岛中华凤头燕鸥的招引和保护工作进入了正轨。

因为曾经的工作关系，当年我就一直想到岛上看一看，了解体验一下护鸟者的工作和生活。当地的同志告诉我，这个很不容易，因为岛上没有居民，生活条件极差，上去不容易，住下来更难。我心里还嘀咕，条件再差又能差到哪里去。这次当我登上铁墩岛，亲眼所见护鸟者的工作及生活状况，才知道当地同志所言非虚。小岛上人类可以生活的地方极小，在一块稍微平坦的地方，放置着两个类似于建筑工地临时居住的板房，隔成4个小房间，两间是卧室，男女各一间；一间是厨房，放置着大陆运送来的米面和一些蔬菜；还有一间就是工作室，也是值班室，通过屏幕连线到鸟群中的探头，24小时观察着燕鸥的情况，并做详细的记录。板房前搭了一个简易的凉棚，摆着一张小方桌和几把矮凳。工作人员就在这里吃饭、休息、交流工作情况。

我见到了丁鹏，这个来自西北兰州的小伙子，在宁波大学毕业后到象山工作。十年前，被单位委派和美国专家一起守岛，开始从来没涉及过的领域——海鸟保护和荒岛生活。十年里，他从一个生态保护的门外汉，逐渐变成了别人眼中专门“搞鸟”的人。这次他和两位志愿者一起守岛护鸟。我与他们就围坐在凉棚下聊天，聊他们的理想和现实，聊他们的过去与现在，聊护鸟的动机和未来。虽然我已有了思想准备，但听了他们的讲述，还是被震撼和感动了。

2013年刚招引燕鸥时，工作人员都住在铁墩岛对面的岛上，隔着海远远地观察，生怕吓到燕鸥。后来，为了更好地保护和监测，才开始和燕鸥一起住在铁墩岛。怕影响到燕鸥，不敢搭建任何建筑，连着几年都住在帐篷里。直到人和鸟渐渐熟悉，保护区才建起了板房，但还要盖上迷彩布进行伪装，生怕影响到燕鸥的栖息和

繁殖。

起初，燕鸥筑巢的位置在岛边裸露的岩石上，地势陡峭，鸟蛋容易滚落。工作人员于是打造出一小片平坦地块，铺上地毯、沙石，定期除草，为燕鸥营造安全舒适的栖息繁育场所。保护区严加看护，不让闲人上岛，几乎把整个列岛都留给了中华凤头燕鸥。这份呵护，终有回馈。现在燕鸥和工作人员已经有了默契，板房等基本生活设施不用再伪装，鸟儿已不会受到影响，形成了人与鸟和谐相处的局面。

从2017年起，每年4月至8月燕鸥繁殖期间，保护区都会招募志愿者，与工作人员一起守岛护鸟。这些志愿者来自全国各地，他们不远千里奔赴而来，为守护繁殖期的“神话之鸟”辛勤付出，经历着守岛护鸟的枯燥和艰苦。小岛上不通电不通过网络，淡水靠交通船从陆地运来，用一个大塑料桶储备，蔬菜只能挑选耐放的，肉类只能存放两三天。岛上的蚊子无处不在，叮咬得人的皮肤又红又肿、痒疼难忍。随之而来的雨季、台风季，连续阴雨天让太阳能板发电不足，耗光了储备电力；衣服、背包等全都发霉了；台风时监测小屋摇摇欲坠，瓢泼大雨使屋子多处漏水。尽管条件艰苦，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一起咬牙坚持了下来。他们见证了燕鸥远道而来，然后求偶产蛋、接着孵蛋育雏、再到幼鸟学飞、最后合家南迁的全过程。在保护区和志愿者的共同守护下，象山已连续十年成功招引了中华凤头燕鸥，目前已孵化了151只中华凤头燕鸥雏鸟，占世界各繁殖地总量八成以上，成为世界上最大中华凤头燕鸥孵化繁殖地。

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护鸟队伍，岛上的工作及生活条件也在逐步改善。为了使得检测和保护可以有更多的人参与和更方便的办法，象山还开展了“数字鸟岛”建设，打造智慧监测体系，只需要轻点手机，就能实时看到鸟的画面和周围海域的动态。

更令人惊喜的是，随着中华凤头燕鸥队伍的不断壮大，铁墩岛的鸟类也在不断增加。不仅白斑军舰鸟、金眶鸬、青脚鸬、灰尾漂鸬、矶鸬等先后驻足，还出现了赫赫有名的、省内第二次出现的“家麻雀”和岛上还没记录过的红脚鲼鸟。这些鸟一开始都非常怕人，但不几天它就适应了，房前屋后随处可见。现在不光是浙江沿海，就连江苏、山东沿海也多次出现了中华凤头燕鸥的身影，栖息和繁殖的范围已大为拓展。

一个物种在人们的努力下，种群数量逐渐回升，进而影响到整个生态链的复苏，不但自身脱离灭绝绝境，也让壮丽的大自然因为这些生灵而永远生机勃勃。这正印证了那个朴素的道理：保护生物多样性，就是保护人类自己。